

名老中醫之路

蕭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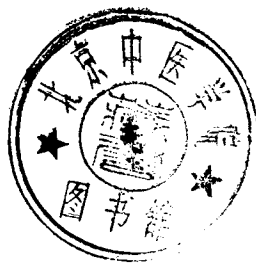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样 本 库

名老中医之路

(第一辑)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编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 主编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1119183

责任编辑 王道隐

封面设计 王悦玉

21084/25

名老中医之路

(第一辑)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编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 主编

*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375印张 218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书号 14195·105 定价 1.35 元

序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创办“名老中医之路”专栏，陆续发表一些名老中医谈治学经验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现在将这些文章集印成册，是广大读者所需要的。这有助于鼓励广大青壮年中医师进一步下苦功深入研究和精通中医药学，有助于当今一代名中医的成长，而这正是青壮年同道们当应努力的方向。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们要有民族自豪的气魄，放宽眼界，解放思想，以自然辩证法为武器，去珍视和研究这个宝库。应当真正认识到，中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自然作斗争、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丰富内容的一门科学。我们古代和先辈的高深学者，常常站在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角度去观察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把这些现象与整个自然界的某些宏观规律联系起来，并将长期实践得来的医疗经验不断加以深化，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系统性和科学性的中国医药学。对此，我们中华民族应当引以自豪。

我们应当继续做好对中国医药学宝库的继承发掘

和整理提高工作，使它同现代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直接结合起来，从而在自身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为人类防病治病、健康长寿做出伟大的贡献。

《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的出版，是山东中医学院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领导以及作者、编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看到第二、三辑的顺利出版。

吕炳奎

一九八一年四月

编者的话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自一九八〇年下半年起，开辟“名老中医之路”专栏，邀请全国著名中医学者和名老中医撰文，回忆其艰难曲折的治学道路，总结其多年积累的治学经验，以启迪中医后学，诱掖一代新的名医成长。应读者要求，专栏征文除在学报陆续发表之外，将有计划地辑成专集出版，这是其中的第一辑。

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十年动乱的原因，目前尚在的著名中医学者和名老中医已经是寥若晨星了。而且，据我们所知，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弱病交加，甚则是久卧病榻了。所以，从这项工作的开展之初，我们就怀抱一种难以稍缓的急迫感。及至工作全面展开，虽然许多名老的热情应征使我们欣喜过望，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还是时有传来：有的同志在接到征文函时已经久卧病榻，但仍然抓紧神志或清的时候，时辍时续地口述成文；有的同志在接到征文函后未及动笔，或为文及半，就溘然长逝了；而有的同志抱病成文后曾风趣地说：希望能看到文章印出时名字上不带黑框。但时过仅月，噩耗就传到了编辑室

……这些消息使我们难以平静，使我们在翻阅诸老文稿时手里如同捏着一团火，直感到一个无声的命令在催促我们：快些整理，快些誊清，快些使专辑问世；抢救老中医经验的工作实属刻不容缓了！

我们认为，著名中医学者和名老中医多年积累的治学经验，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时代有了迁延，抢救和发掘这些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利于一代新的名医成长。名老们走过的道路，无论是家传、自学或从师，都可以作为后学者的借鉴；他们步入中医堂奥的门径和方法，无论是较为捷当的，或较为迂回的，对于后学的入境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于名老们百折不回的攻关精神，精诚专一、艰苦奋斗的治学态度以及高尚的医德医风，对于青年中医的健康成长，也是不无裨益的。第二，有利于改善中医教育。中医教育有其特殊的规律，名老们有许多见解或建议动中肯綮，对于进一步办好中医院校肯定有所启示。第三，名老们总结一生的成败，顾后而瞻前，对于中医学术的发展、对于中医现代化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来自实践的真知灼见。

由于实践的道路、方法各有所异，诸老们的经验各有所长，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见解也近山近水，见仁见智。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编辑中采取了兼收并蓄、异卉斗艳的原则。这样有利于借鉴，有利于思考，有利于掌握规矩而又不拘于方圆。我们相信，这是比较

有利于读者的正确态度。

我们打算，全部征文将分三辑陆续出版。第一、二辑为当代名老的回忆文章，第三辑为门人回忆解放前后故去的名老的文章。全部工作争取在一九八二年底以前完成。

借本书第一辑出版的机会，谨向所有积极为本书撰文的著名中医学者和名老中医们致以敬意，向在征文过程中故去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悼念之情！同时，又要向曾经对此次征文给以宝贵支持的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各兄弟院校、各中医药刊物同行表示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他们的指导和支持。

编 者

一九八一年二月于济南

目 录

无恒难以做医生	岳美中(1)
我的治学门径和方法	任应秋(20)
我的学习过程	姜春华(45)
路,是人走出来的	金寿山(62)
在研究防治冠心病的道路上	郭士魁(77)
业精于勤 荒于嬉	李聪甫(87)
学习中医的点滴体会	刘渡舟(102)
学无捷径 贵在有心	彭履祥(114)
医林四十年	何 任(134)
杏林春暖忆旧迹	周凤梧(144)
学医、行医话当年	李克绍(160)
学医四十年的回顾	方药中(172)
精在明理 知在成行	赵金铎(190)
往事重提 温故知新	王伯岳(211)
寝馈歧黄五十年	万友生(223)
追忆旧迹 寄奉后学	魏长春(235)
医林寻踪	陈耀堂(245)
我的老师和我的学医道路	彭静山(259)
回顾与前瞻	陈苏生(274)

能定能应谓之成	董廷瑶(283)
以“治学三境界”的精神学习《内经》	徐荣斋(297)
刻苦勤奋 自强不息	朱良春(313)
教学《内经》的体会	凌耀星(323)
学贵有恒 实践第一	贺本绪(349)
学医关键是在青年时代	龚志贤(359)
学医“五字经”	刘炳凡(371)

无恒难以做医生

中医研究院教授 岳美中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

【作者简介】岳美中（1900～），名岳钟秀，号锄云，以字行。河北省滦县人。早年攻读文史，二十五岁时因肺病吐血，发愤自学中医。曾行医于冀东、鲁西一带。解放后曾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后调中医研究院工作。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中医教授。从事中医工作数十年，有较深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肾病、热性病、老年病等有深入的研究和较好的疗效，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名望。主要著述有：《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医话集》、《岳美中治疗老年病的经验》以及《中国麻风病学汇编》（待出版）等。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母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读了八年私塾。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滦县城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这种求学的情况，我在《六十初度》的诗中，有一首写到过：

少小家贫病不休，
学耕无力累亲忧。
因规夜课迟安梦，
为备束修早饭牛。
酒食屡谋精饌供，
序庠频遣远方游。
严亲纵逝慈亲在，
六十孩儿也白头。

我十七岁当小学教员，一面教书，一面随乡居的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滦县正当直奉军争夺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我当时抱着空洞的救国心，慷慨激昂，写了小说《灾民泪》、鼓词《郑兰英告状》、《民瘼鼓儿词》等许多

诗文发表在《益世报》等报刊，想转移风俗，唤醒痴迷。但少年意气，呐喊无应，转而想从古书文中找出路。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准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治。”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几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药。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辅，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一个村塾，学生不多，一边教书，一边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摩；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

得几天起不来床。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证用药，往往有些效果。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烦躁狂闹，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象症候，系阳狂并有瘀血。予调胃承气汤，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绍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云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光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两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尚志学社”。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日间的病案。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

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惑谿、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业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有人劝我还是读书找事谋个前程，我当时曾作《道情歌》数首述说心境。其一是：

懒参禅，
不学仙。
觅奇方，
烧妙丹，
针砭到处症痕散。
秋风橘井落甘露，
春雨杏林别有天，
山中采药云为伴。
莫讥我巫医小道，
且羞他做吏当官。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省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被围在城内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文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

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匱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郝云杉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载，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的家乡。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悬壶无地，只好重操旧业，又当了半年小学教员。暑期，教员集训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不愿，跑到唐山躲避。经亲友协助，在唐山行起医来，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十年间，我朴素地抱着两条宗旨：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当一个对得起病人的医生。这，又谈何容易！一九四三年，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学生为八路军买药，暴露被捕。经我保释放走后，日本特务每日或隔日上门寻衅，一直监视了我三、四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能够从容临证和专心治学呢？但是，既做医生，又不容对病人不负责任，不甘于学业的荒废。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搜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实验药理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因为没有一个是安定的环境，又缺少明确

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苦自苦矣，却没有做出多少可观的成果来。

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四年纠正了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以后，中医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我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才有条件结合读书与临证，对一些问题进行较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治疗方面，除在国内执行医疗任务外，还曾九次到欧亚一些国家，参加苏加诺、胡志明、崔庸健等人的治疗和进行学术交流，这是过去不曾想到的。晚年，我考虑得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多整理出一些留给后人；二是再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我被抄走书物，在医院里喂兔和清扫厕所，其他无从进行。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我去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疗。不久，我被恢复工作。我自知身体渐差，来日无多，要抓紧做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我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倡议多年的“全国中医研究班”招收了第一期学员。我的学术经验开始整理出版。在科学的春天里，工作刚刚开头，我却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讲课后，病发不起，一至于今……

二

我年近中岁学医。一跨入医林，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而又如此庞芜错